

# 串,连,通。

## 试解艾未未艺术装置《通》



◎ 陈家毅  
(本地建筑师/作家)

百般挑战体制的艺术家艾未未，通过远迁而来的大型装置作品《通》(Through, 2007-2008年)，再次印证了他不满现状的脾性。

中国老传统的东西被他打破、撕裂、踢开是常事。粗暴行为带着何等激烈的愤怒和深厚的厌恶，可是粉碎了物件之后，艾未未往往却又，爱心无限细腻无比地把断片拾起，用他独特的诗人眼光与逻辑，将残梁断柱拼凑重新组合成为，让人一下不知为何物的新格局。《通》，就是这样的一件作品。

今年的“艺术登陆新加坡”(Art Stage Singapore)出奇地繁忙多样，《通》虽被安排在展场的末端角落，却未见失色——作品占据了一整间房的空间，面积115平方米，高5.5米。在众群戏里仍是个显眼大块头，顺理成章成为全场的压轴。

为另一个场合定制的《通》用材扼要简单——10张清朝明式方桌，和一批源自清代寺庙，却被拆得面目全非的木柱与木梁。

从柱梁桐身的长度和直径猜测估计，老寺庙的正身想必也异常壮观雄伟，深褐的木色透露了原本空间的寂静雅致。想是清初近明的乡间建筑，而非晚清京城中，七彩缤纷穷奢极巧的庙宇殿堂。

传承自汉朝，甚至更早的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模式，皆靠木柱与木梁为构

架，建筑才得以巍然屹立，底下供人利用的空间方可形成。经过千百年改进之后，“清代建筑营造法则”编写得更严谨。单是上空叠起的横梁，已可顺次凭大小、位置列排为栋、樑、枋、桁、椽等，在旁侧又借用斗拱凌空叠起，打横的梁木方可承托顶上的屋脊屋瓦。

### ■老构架变出新姿态

中国传统建筑，千百年来有工匠却从没有建筑师——那是西洋的别一套学问，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，在西方新创的一门行业。迟至19世纪末，亚洲才开始流行起西方建筑学系。之前的中国建筑工匠师傅，全靠古代书写流传下来的方式盖房子。梁思成在《清式营造则例》一书开首即写道：“清式则例至为严酷，每部有一定的权衡大小，虽极小，极不重要的部分，也得按照则例，不能随意。”说的虽是营造建筑的方法，却正好适合用来引喻一个严谨、固闭自守的社会。艾未未的破坏艺术行为选择了古建筑柱梁为素材，其用意便因此明亮明确。

回看《通》，原本高高在上俯视凡尘的寺庙木梁，无数根与柱子一下齐齐跌落地上东倒西歪，被艺术家嫁接凑合成“人”形、“入”字，或X样……将本来横纵有序的建筑老构架更变为一个个又丫杈枝的新状态。编织的过程也将原本方正的结构，



■细节，用得如此精彩  
(陈家毅摄影)



■供(艾未未的《通》，既解构，也结构(图片由MAD提供)。

蜕变成斜欹横打藤篮子模样。这恰恰是2008年奥林匹克，北京“鸟巢”向世界推介的建筑结构新美学，也是艾曾经参与，颇引以为荣的建筑作品。

艾未未也喜欢也习惯在艺术和建筑之间游走，参与了不少建筑设计，北京草场地的“文件仓库”画廊便是他一手策划、设计、现场督促的成果。艾早期的艺术创作就开始应用古建筑或古家具为媒介：三脚攀墙立地的几案、柱子穿心的方桌、二桌合体为一的物件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事前磨剑的小实验。论野心和气魄，《通》都要比先前同系列的作品庞大壮观许多。

### ■不动声色利用古物的细节

艾最聪明的地方是借古喻今之际，兼不动声色地善加利用古体的细节。古物面上原有的花纹在这里为创作添加了肌理，令作品看来更有深度和层次。互相交错穿插的不仅是梁与柱，偶然加插的还

有昂块和翘头，活像朽木长出的鲜菇，又像勃起的阳具。精心挑用的皆是清代屋檐下不可或缺的建筑细部。

10张摊摆开来的明清式桌子乍看相似，其实每款造型相异。有若堂中10兄弟，无言无怨各自顶承支撑着，翻越墙头忽冲而来的狂旗乱矛。穿越桌面的木棍尤其无情和怵目惊心。这10张平实无奇的桌子，提供了扎垫的基础，造就并且扑捉着空中飞腾的乱棍错棒。艺术家凝定一刹成为永恒的构图，效果生动有趣。《通》在同一时间里，既解构，也结构。

仰望满室歪斜交接的粗线条，无由地我却联想起京剧舞台上，武生翻凌闪越后静止的一秒——《三岔口》暗里过招，不也跳跃交接于桌椅间？战场上万骑奔腾，满腔愤怒的关云长将须持长刀，遭众敌围剿，于是团转厮杀。

遐想未必离题，古装穿戴的关云长，竟在眼前迥变成，同样长满胡子，现代的艾未未。